



文・圖——悠蘭・多又Yulan・Toyuw（台中市文化資產處遺址傳藝課課長）

お嬢さん、苗字は？  
Miss, What's Your Surname?

## 小姐，請問貴姓？

我是悠蘭・多又Yulan・Toyuw。小時候最喜歡望著一部部奔馳在台七線上開往山上的遊覽車，用力揮著手向窗格裡的旅人打招呼，再追著揚起塵沙漫天的遊覽車後小跑一段路，大聲喊叫：「歡迎大家下次再來玩。」行經部落的遊覽車終點幾乎都是太平山，我們部落只是行旅中一個點，少有遊覽車停下，除非是拋錨。我總站在部落中心唯一向著台七線的路口上，迎著呼嘯而來的遊覽車，每當汽車兜兜兜兜地聲響起，沒來由地總引人開心，部落裡實在是太安靜了，只好自導自演一齣歡迎遊客的劇碼，表妹阿芬總愛笑我：「乾脆去當遊覽小姐好了。」這職業也曾納入人生選項之一，久而久之「遊覽」成為我的代稱；而「yungay猴子」是我另一個經常被戲謔的名字，喜歡爬樹的我身手矯捷，部落老人總說：「i su ga yungay。」（你是隻猴子）。

### 非典型的泰雅族名字

在選擇傳統姓名時，家族裡常用的幾個女性名字老是命運多舛，不是嫁到國外流浪，要不就是所嫁非人，又或是歷經多次婚姻，父母親不希望沿用，害怕拷貝同樣名字的人生，想從繼承傳統家傳姓名制度找創新方式。

「遊覽」與「yungay猴子」是我在部落裡最常被叫的名字，以靈動的yungay猴子做為名字，似乎與需要穩健的人生觀相左；想想便選擇使用可愛的「遊覽」譯為Yulan為名字。Yulan雖非典型的泰雅族女性名，但我秉持傳統族群慣習——父子聯名，以實心的點「·」連繫父親名字Toyuw。熟悉泰雅族部落族人聽到這樣的命名，眼前必定是三條線。Toyuw是傳統泰雅族女性名字，是人名及植物佛手瓜嫩葉之意，父親是男性卻選用女性化的名字，實因遺腹子所致。雖然我的名字與父親的名字，在泰雅族命名制度裡的皆屬非典型，隨著歷史時



我的原鄉：松羅部落，歷史上記載第一個有路燈的原住民部落。



這是小兒子人生第一天上學，姊姊很盡責地帶著他開始學習。學校教育帶給孩子豐富的知識，惟自己族群文化的養成，還是得靠每個家庭自己的努力。

間的累積，我想也終將在泰雅族文化裡存有一頁記錄。

### 族群意識逐漸覺醒 拾回自己的文化

回溯自我成長，屏東師範（現屏東大學）畢業的父親，在自認的教育理念及部落風氣下，將孩子送下山讀書，小學便開始流浪在外的求學過程。長期流轉在泰雅族、漢族和外省族群裡，自我族群文化養分日益遞減。下山後面對異文化的衝擊不斷吞噬我的心靈，在山上生活的自信，全變了樣，從自信到自卑，烏雲蓋頂籠罩著我的少女時代。

小學便開始流浪在外的求學過程。長期流轉在泰雅族、漢族和外省族群裡，自我族群文化養分日益遞減。下山後面對異文化的衝擊不斷吞噬我的心靈，在山上生活的自信，全變了樣，從自信到自卑，烏雲蓋頂籠罩著我的少女時代。



跌跌撞撞一路學習，高中聯考勉強靠著25分的恩寵跨越門檻。那時國中同學從廣播聽到榜單，熱心趕緊通知還特別加註廣播裡提到：「你是加分才進入。」當下開心裡溢出幾滴苦悶的淚水，但也不得不承認，「勉強」入學果然在每學期數學與英文的補考裡得到證明。雖此，但在公民授課裡所啟迪的宜蘭人意識影響至今。因著加分標示的污名化，年輕的我選擇將族群身分隱身。直到大學參加山青社團，認識來自台灣各族群部落的同學才有所反轉，也懷疑自己所選擇的路。心靈裡對於自己族群身分的躁動日益敏感，尤其是一波波原住民運動一次次撞擊那扇自我防禦的心門。某次反國民大會的原住民學生運動，在山仔后大雨滂沱中，宣傳車傳出鼓勵學生站出來的煽動語言，



當生命開始進入倒數時光，歷經親愛家人  
生老病死，面對生命裡太多的干擾，兩年  
前走出傷痛後，決心選擇「悠蘭·多又  
Yulan·Toyuw」做為生命下半場的標  
記，生命重新開始，不想再「勉強」自己  
生活在他人眼光的框架下，行至這般歲月  
後，扛著族名標記  
的我，用民族自信  
從容面對社會壓  
力。



一旁的同學玩笑說著：「下著大雨還在廣播些什麼？這些人八成是頭腦有問題，應該通通抓起來。」大學生慣有戲謔的語氣，真讓人怒火直竄腦門，隱藏在身體的族群意識再也不願意沈默。

為了找回失落時光與填補對自己文化的認識，參加文化研習、到族群、部落去走動，找老人家談天說地，到部落呼吸吟唱，去紐西蘭體驗毛利族人語言重建，到美國印地安區感受秀秀尼族人的環境保育，到西雅圖看頭目所描述的那片天空與土地。那時我已開始選擇悠蘭·多又作為外界認識自己的開始，然而實際生活上是泰雅名與漢名相併使用。友伴鼓勵一起改回傳統姓名，但心靈懦弱的我，對未知的未來，對於改名的建議，一再躊躇遲疑著……一晃就數十年。

### 用傳統族名走過生命的下半場

從小時候、青少年、少女時代、初老時代都有不同離開部落的理由，以為外面的世界更重要。當生命開始進入倒數時光，歷經親愛家人生老病死，面對生命裡太多的干擾，兩年前走出傷痛後，決心選擇「悠蘭·多又 Yulan·Toyuw」做為生命下半場的標記，生命重新開始，不想再「勉強」自己生活在他人眼光的框架下，行至這般歲月後，扛著族名標記的我，用民族自信從容面對社會壓力。

母親對於我回復傳統姓名戲謔地說：「家族中真正去換傳統姓名的親友，只有兩種：一是欠債太多，二是新名字可以再繼續貸款。」尤其是可以繼續向銀行貸款這件事，在親友團裡算是一種鼓勵的動機。在母親負面印象的經驗裡，她輕問：「那你是前者還是後者？」我說：「是第三者。想做自己。」

家庭裡最支持的是女兒，她老是詢問我何時要去做回復傳統姓名：「媽媽你說過原住民



來自苗栗縣泰安鄉象鼻部落的孩子參與「經緯之間」展覽活動，他們承載著泰雅族群的新力量。



人生的路有無限的可能？越早認識自己內在的需求，當面對紛雜的外界，以不變應萬變，求得最滿足的幸福。

只有佔台灣總人口的2%，在台灣2,300萬的人口中，我擁有這麼特別的身分很獨特，也喜歡山上的生活方式，當原住民也沒有什麼不好的。」在原住民文化教養的薰陶下，孩子很早認識原住民文化的美好，養成「自然原」的認知。對應自己走過的認同的危機，千轉百迴才又找回自己最原初美好的生命之路，果然是有世代差異。

在文化部門任職的我，相對其他職場是較友善。只是多數的同仁總覺得直喊名字，在公共場合直覺太過親近，「這就是我的名字，若不這樣叫，豈不枉費我大費周章回復傳統姓名的心意。」只好一次次地鼓勵大家試著使用看看。但滿「囧」的是，當滿心歡喜介紹後，大家還是會問：「那你們的姓氏到底是什麼？」

或是「你到底現在是姓什麼？」。

面對面的溝通還算可以解釋清楚，若是使用電話時「我是悠蘭·多又Yulan·Toyuw，您好。」話筒一陣靜默：「……啊！請問悠小姐在嗎？我要送包裹。」這段期間我像個傳教士，不厭其煩地說著：「我的名字是Yulan，是原住民名字，我不是悠小姐，你只要叫我Yulan即可。我們沒有姓，只有名字，跟你們的貴姓，只有一點點的不一樣而已。」語閉，再度一陣靜默……一般人在更改姓名後，周圍的親朋好友會積極使用新名字，風水之說可增加好運。那為何Yulan這個名字，一般人直覺的稱呼，還是停留在「悠小姐」？

在族名標記上我選擇「傳統姓名下方並列羅馬拼音」格式做為身分的登載，是3種登記方式之一，族人可以選擇最符合自己需求的記法。台南市一條鞭式的做法，是國內辦理恢復原住民傳統姓名做法最完善的，完成手續後，戶政單位會將更名相關訊息轉移到其他行政機關，免去申請者舟車往返之勞，若此法擴及到各地戶政機關，必能起鼓勵族人之效。

我們彼此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，光是「小姐，請問貴姓？」還是需要很多溝通與認識，我還有下半輩子可以不斷地相互練習，我期盼著……◆



**悠蘭·多又**  
**Yulan·Toyuw**

來自東北角的蘭陽平原，成長在南湖大山的懷抱下，幼稚園起開始開展走跳人生。畢業於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。曾進入教職，侍奉學子；爾後返回家庭，孕育二子；現於文化機構服務，暫居中台灣。曾出版《泰雅織影》及《傳承變奏與斷裂：當代太魯閣族女性的認同變遷與織布實踐》。